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雲笈七籤卷一百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

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

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

臣龐兆樾

欽定四庫全書

雲笈七籤卷一百二十一

宋張君房撰

道教靈驗記

胡尊師修清齋驗

胡尊師名宗自稱曰樞

字郭切

居梓州紫極宮嘗沿江入

峽道中遇神人授真仙之道辨博該贍文而多能齋醮之事未嘗不冥心條慮以祈感通梓之連帥皆賢相重德幕下盡皆時英碩才如周相國李義山畢加敬致禮

其志亦泊如也泊解化東蜀顯跡涪陵方知其蛇蟬之  
蛻得道延永爾梓益褒閭間自王法進受清齋之訣俗  
以農蠶所務每歲祈穀必相率而修焉至有白衣之夫  
緇服之侶往往冒科禁而歲事者固以為常矣有郡人  
劉崧慕師之道德請於別地以致齋焉師謂之曰夫嘯  
儔侶命儕友者猶須正席拂筵整簞洗爵恭敬以成禮  
嚴恪以致事或懼其誚讓責其不勤況成降天真禱求  
福祐豈可陡然而賈罪乎俗之急情有自來矣子可訓

勛于衆必精必虔乃可為爾崧承命誓衆潔已率先而  
撰香花備壇墀師然後往猶丁寧戒誨既昇壇展禮思  
神之際有黑雲暴起旋颺入座拔其二柱飄其竹席投  
其鎗釜於千步之外而後卒事而融風熙熙祥氣亘野  
師詰所投之物其二柱嘗閣於豕圈之上竹席嘗蔽於  
產婦之室鎗釜嘗爨於衰經之家其不投者皆物之潔  
矣師曰器用不潔神明惡之况爾之心乎心苟有疵行  
苟有玷雖百牢陳于席九韶奏于庭適足以瀆神明延

大禍爾人之修心必使乎言行相脗内外坦然明不愧於人幽不慙於鬼吾知其可爾反於是者豈言之足徵哉士君子里巷之人聞師之言各革惡趨善矣

崔元亮修黃錄齋驗

持經附

崔公元亮奕葉崇道雖登龍射鵠金印銀章踐鴛鷺之庭列珪組之貴參玄趨道之志未嘗怠也寶厯初除湖州刺史二年乙巳於紫極宮修黃錄道場有鶴三百六十五隻翔集壇所紫雲蓬勃祥風虛徐與之俱自西北

而至其一隻朱頂皎白無復玄翮者棲於虛皇臺上自  
辰及酉而去杭州刺史白居易聞其異而悅之作吳興  
鶴讚曰有鳥有鳥從西北來丹頂火綴白翎雪開遼水  
一去緱山不回噫吳興郡孰為來哉寶厯之初三元四  
齋當白晝下與紫雲偕三百六十拂壇徘徊上昭玄貺  
下屬仙才誰其尸之太守姓崔崔公常持黃庭度人道  
德諸經未嘗曠矣其後以感通之至彌加篤勵去世之  
時入靖室諷黃庭無疾而化將葬棺輕若空衣焉

武昌人醮水驗

武昌人寓居蜀之青城其邑每歲修竹客之堰以隄川防水賦稅之戶輪供其役武昌是歲籍在修堰之內邑吏第名分地以授之自冬始功訖歲而畢所受之地當洄水之穴新有漩注基址不立雖運石以塞之負土以實之一夕之後已復深矣主吏疑其龍神所為也求陀羅尼幢三四尺投於其中侵陷彌甚晝勤夕勞不離其所諸家有緒而獨未定其址頗以為憂乃備禱醮之禮



撰詞以告焉其大旨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先人依  
神以安寧神依人而變化蜀之田疇既廣租賦是資所  
修隄堰二百餘里或少有怠廢則墊溺為災歲苟不登  
則飢寒總至人或失所神何依焉况復漂陷為憂淪胥  
是懼有一於此則染盛不供椒漿莫給春祈秋報何所  
望於疲民哉當使封畛克完浸淫息患地租天賦無曠  
於循常東作西成克彰於幽贊矣如是潔其器用豐其  
禮物掃地而醺焉是夕夢衆人紛紜擔囊荷橐襁嬰攜

孺若遷於他所明日投石以實之水乃退涸遂成其堰  
八月之後方復摧陷濬為洄潭焉

徐翥為父修黃錄齋驗

高平徐翥漣水人也因官遷于青州貨殖殷贍有子三  
人其二癰殘小者項有肉枷人見所共驚畏翥初銳意  
求官驕佚自任下輦成宴言行事隨欣欣然有凌雲霄  
之志見二子之疾未甚介意及覩肉枷之異悒悒不樂  
道遽喪矣因遊東海山觀中與道士話其事道士曰三

子之疾非已之過非子之罪蓋宿業所鍾爾道門所謂宿業非是疾者前生之業乃先人之罪殃流後裔也君家先世當有酷於刑法暴於捶楚為官不恤牢獄不矜囚徒意生法外殘毒害物遂使子孫受其報爾翦泣然流涕曰實然先父為官當則天之朝世亂讒勝誅鋤李氏諸王屠害宗室朝廷德望必設法以陷之殘刑以毒之誅勦考掠不勝其毒者陷于狴牢死于繫械故不可勝紀如武懿宗來俊臣周利貞李義府之徒恩渥隆異

回天轉日天下畏之以矜恕慈惠者為懦夫以彊愎忍  
酷者為能吏仁憫道息貞正事隳勢使然也先父雖位  
卑威薄時稱能官累案大獄寧無枉抑今日之報信而  
有徵將祛此罪滌此冤奈何道士曰拔先世之考當修  
靈寶解厄齋救存歿之苦當修黃籙齋勿怯金寶一遵  
天科竭財向善孜孜不倦可以謝其罪爾翁還家大修  
黃籙道場三日第二日夜時方嚮晦中夜聞門外車馬  
人物之聲甚衆出門視之則白光如晝天兵千餘擁官

吏數百羅列門外若有所候良久黑氣鬱勃滾滾而來  
中有三人枷鎖械縛鬼神數十人領之置於官吏天兵  
之前一人即翦父元之也俄而黃赤之光如雲自西北來  
照地上草木屋宇人物之形皆若白晝異香盈空光中  
神仙一人青童十餘人二力士在前導引其左一人武  
弁朱衣執金策去地三丈許衆官拜迎神仙俯揖武弁  
者稱太上之勅讀金札曰徐元之侮法害人宜加考謫  
以其子精脩黃籙功簡上玄即宜赦宥同惡延連並為

原除於是神仙復去官吏皆隱即見其父素服麻衣謂  
翦曰吾不知罪福但恣冒襟法外害人久被冤訴考責  
已十八年同官屬吏皆均其罪猶有十二年殃苦報訖  
方履惡道痛苦之狀不可具言賴汝歸向法門精修此  
福太上降赦前罪併除冤訟之人先已解脫延累之罪  
自此亦銷吾得生天去矣勤於香火以報道恩乃飛空  
而去翦之三子旬月之間殘病者完復肉項亦銷更修  
黃籙齋十壇廣為存歿仍令小子於山觀入道永奉香

燈翫終身高閒不窺祿利常持誦真經時亦鍊氣絕粒  
張郃妻賠錢納天曹庫驗

成都張郃妻死三年忽還家下語曰聖駕在蜀之時西  
川進軍在興平定國寨以討黃巢其時鄰家馮老父子  
二人差赴軍前去時留寄物直三十千在某處馮父子  
歿陣不回物已尋破用却近忽於冥中論理某被追魂  
魄對會經今六年近奉天曹斷下云自是歿陣不歸非  
關巨蠹故用令賠錢三十貫即得解免緣臘月二十五

日已後百司交替又須停住經年其錢須是二十五日  
已前就玉局化北帝天曹庫子送納一張紙作一貫其  
餘庫子門司本案一一別送與人間無異光化三年臘  
月二十三日就北帝院奏前件錢訖是夕妻夢中告謝  
而去又成都縣押司錄事姓馮死十餘年其姪為冥司  
誤追到縣馮怒所追吏放其姪自縣後門倉院路而還  
見路兩畔有舍六十餘間云是天曹庫收貯玉局化所  
奏錢



蘇州鹽鐵院招商官修神咒道場驗

蘇州鹽鐵院招商官姓王其家巨富貨殖豐積而疾苦  
沈痼逾年不痊齋供像設巫醫符咒靡不周詣莫能蠲  
除玉芝觀道士陳道明專勤清齋拜章累有徵驗而招  
商素不崇道聞之蔑如也攻理所疾費貨財萬計矣日  
以羸恭俟時而已其親友勸勉俾請陳道明章醮祈禳  
不獲已而名焉道明為於其家修神咒道場疾方綿篤  
不保旦夕促以啟壇當禁壇之際疾者冥然家眷親友

相顧失色禁壇既畢道明持劒水詣房內外噴水除穢疾者曰請尊師就此噴水可否道明就臥內噴之忽然起坐稽首頂禮曰深謝神功我疾有瘳矣乃求衣命几隱坐而喜曰一生錯用心不知有大道今日方荷天兵之力也徐與親友妻子言曰我初困頓絕甚謂今夕死矣尊師開道場之時都不醒悟但聞空中有言大帝下降領天兵討逆如是即黃光如日照灼遠近即見千乘萬騎天兵神將圍繞此宅鬼物邪怪並已擒縛去矣方

見大帝太一乘七寶車對行前引侍衛儀仗如人間帝王忽令召某至太一前令神以水噴面清涼徹心無復痛楚但氣稍羸恭即云元始下降乃見大帝太一對望迎拜隊仗倍於前百倍多矣元始天尊有光一道下照某身今則氣力亦似勝任矣速備盥洗自要臨拜壇前親友尚恐其未任勸俟來日懇要盥漱更衣扶杖而立良久捨杖而行便於拜跪數四家人扶策揮手掉之因坐觀法事素若無疾飲食氣力遂巡如常自是三日齋

壇炷香虔對略無暫替乃獨修創王芝觀講堂大殿三  
門通廊齋廚道院前及官河開街廣四十餘步土木之  
用像設之製牀几器皿服玩庖廚凡計錢數百萬二年  
之內畢周備焉自茲氣爽神清智識明敏乃乞解所職  
養道閒居

相國杜幽公修黃錄齋免閻羅王驗

相國杜幽公幼履顯榮歷居大任名藩重鎮皆再領之  
年九十餘薨於荊渚是夕中使楊魯周自五嶺使迴止

於傳舍一更之後風勢可懼敲磕擊觸若兵甲之聲人股慄莫知所以魯周驛騎所倦尋亦成寐四衢之內師旅充斥不通人行問其故皆曰迎閻羅王今夜四更去又問王是何人曰此州大將官高年長者是既覺召驛吏問之時公不愈半月矣官高年長首冠衆人疑其必有覺變是夕四更果去世矣魯周話此於儕友間自是京師亦有知者明年春女妓間有暴殞而蘇傳公之命云我今居閻羅之任要作十壇黃錄道場以希退免

令送錢二百萬圖募各二百事於開元觀古柏院詣冲  
真大師胡紫陽嚴修齋法齋畢前傳命之妓復暴殞如  
初云我已奉上帝之命為他國之王免冥官之任矣言  
罪福之報信如影響不可不戒也凡修黃籙道場表奏  
上帝上帝降命無所不可

南康王韋皋修黃籙道場驗

太尉中書令南康王韋皋節制成都於萬里橋隔江創  
置新南市發掘墳墓開拓通街水之南岸人逾萬戶鄧

闔樓閣連屬宏麗為一時之盛然每至昏暝則人多驚悸投礫擲石鬼哭嗚咽其喪失墳隴平剗墟墓無所告訴故俗謂之虛耗焉居既不安市亦不甚完葺韋公知之請道流置黃籙道場精伸懺謝至第三日鬼哭之聲頓息居人亦安韋公夢神人曰所營南市開發墳塚使幽鬼之類失其所居喪其骸骨相與悲怨幾為分野之災賴黃籙之功為其遷拔上帝勅窮鬼三萬餘輩皆乘此福託生諸方居人自此安矣勿復為憂也公深異之

自製黃錄記立於真符觀

李約妻要黃錄道場驗

李約者咸通十二年為諸衛小將軍妻王氏死已逾年  
忽一日還家約勒大小幹當家事言語歷歷一如平生  
初一家甚驚及旬月後亦已為常矣約罷官二年力甚  
困闕頻入中書見宰相求官未有成命妻忽謂約曰人  
間命官須得天符先下然後受官近見陰司文字五月  
二十五日方得符下必受黃州刺史可用二十三日更



入中書授狀也約如其言二十三日入中書求官時相  
侍中路巖性甚強正早聞其妻還魂之事又聞二十五  
日必除刺史適會其日路公知即因會話之際已與諸  
廳有約云李約妖妄之言固不可聽某已斷意不與除  
官矣至二十五日路公知即黃州刺史有關路遲疑多  
時未欲注擬忽下筆與署黃州刺史亦總不知勅下之  
後方復醒悟乃歎曰此天道也豈人力可爭乎約將赴  
任妻亦隨之發日及上官日皆其妻所擇到任旬月妻

謂約曰我人間世限盡與君生死之訣所以未去者為  
天司與一主持處日限未即赴任又以平生過咎未得  
原免今居官之際可為作少功德也約問要何功德妻  
曰請修黃籙道場三日約素不好道意甚疑之問何故  
須黃籙道場曰天上地下一切神明無幽無顯無小無  
大皆屬道法所制如人間萬國遵奉帝王爾黃籙齋者  
濟拔存亡消解冤結懺謝罪犯召命神明無所不可上  
告天地拜表陳詞如世間表奏帝王即降明勅上天有

命萬神奉行天符下時先有黃光如日出之象照地獄中一切苦惱俱得停歇救濟拔贖功德極速故須脩黃籙道場為急矣約問曰佛家功德甚有福利何得不言妻曰佛門功德不從上帝所命不得天符指揮只似世間人情請託囑致而已神鬼無所遵稟得力極遲雖云來世他生亦恐難得其效約聞之乃備法物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其兒女復為母氏於紫極宮別修一壇亦三日三夜齋時妻於壇前設位奉香觀聽法事既畢謂

約曰此官二十九箇月即當除替授金吾小將軍但勤心奉公濟恤貧弱矜憫孤獨疎薄財貨重人性命哀矜刑獄崇奉大道清靜身心勿食珍鮮勿衣華美即為上矣勿以久貧而貪財帛人生各有定分勉之思之此去授一職任足以自安無以眷屬為念也長子後宰昌明亦在道鄉中子一尉不足榮顯小子當令入道以奉香火十年之內四海多事善自保馬言訖不復影響約更焚香虔請竟無言矣後三子及約官任皆如其所言

盧賁修黃錄道場驗

盧賁者邠州三水人也晉永和二年為道州司法參軍  
性強毒凡推詰刑獄鞭笞捶楚人不勝酷死者甚衆忽  
一日廳前地裂有二鬼舁一大鑊置於庭中發火煎之  
水已沸湧數人上廳擒賁投入鑊中煎煮楚痛叫喚半  
日餘乃擎出於地上諸鬼乃去醒後渾身猶如火色官  
吏共見如此半年每日受苦無方救拔羅浮山道士孟  
知微因遊州境賁延請到家告以斯苦知微曰此乃枉

害良善魂告於天乃受斯報急修黃錄道場得天符放  
救冤魂生天此罪方免遂請道士修黃錄道場三日禮  
謝至第三日夢三十餘人有鬼吏引之謂責曰國之刑  
律自有常科訊獄詳刑哀矜而弗喜賞宜從重所以示  
恩也罰宜從輕所以示仁也憂人之情惜人之命常兢  
兢而慎之豈可肆汝心胥法外加罰苦毒捶楚害及於  
人非罪而死者其魂告天幽冥不能制鬼神不能拒上  
帝有命許其雪冤所以汝受其苦今黃錄懺謝救彼冤

魂魄既生天寃即解矣此三十餘人各執蓮花乘雲氣從道場之側翩翩上天自此鑊湯永息責遂捨官入峨嵋山修道矣

樊令言修北帝道場誅狐魅驗

樊令言者汴州人也莊在外縣因晚歸莊僕從行遲其馬駿疾不覺獨行三二十里道傍見一少女悲泣駐馬問之睹其妖豔遲回不去遂與此女同入道側數里之間到其居處屋宇宏麗侍從繁奢如公郡之家矣是夕

女之母約與令言為婚留連飲宴親賓皆集不覺已三日矣懇欲還莊母亦令從者車擔侍女數人使其女隨往莊所嫵婉歡樂彌日移時令言日以瘦削因而成疾未及牀枕體羸氣衰唯荒誕是務不接賓友惡見於人時多恚怒心神恍惚偶自莊還家數里下馬頻頻憩息於店中遇一道士自言是終南圭峰杜太明熟眎令言謂之曰子之邪氣貫心妖疾已作百脈奔散五臟虛勞若不救理死亡無日矣吾之山童善於雜術子可遽還



與此童偕往可密室之中作北帝道場今夕當有其效  
勿為驚怛如此即性命可全形骸可保矣令言異其說  
奉其教素亦貯疑徑與此童還莊中掃灑密室備香火  
案几其婦望而怒之曰信邪妄之言行非正之事禍由  
自投非我本所知也洎晚有十餘人將鷹犬弋獵之具  
從空中而下徑入堂內殺其婦及女僕凡七八人既死  
皆化為狐矣令言驚懼投密室中不見童子但留朱字  
一行曰太上命北帝鷹犬軍誅樊令言家害人狐魅之

鬼如符命自此令言所疾日痊心力日益神氣充溢年八十猶如少童則天時為東臺御史

鮮于甫為解冤修黃錄道場驗

鮮于甫者鄧州南陽人也屬隋朝喪亂年三十七膽勇多計率莊戶一百餘人初即自衛鄉里尋乃攻劫近封汝郢荆襄之間大為劫奪殺害戶口侵掠行人至武德初甫忽患雙手痛疹如被燒煮三日一爛疾狀異常萬藥千醫了不能救捨數百千錢作諸功德亦無所應乃

入京尋醫至藍田與道士同店止宿因話所疾道士曰  
此冤橫殺人業報使然也急詣官觀脩黃錄道場可以  
濟拔耳遂還家置黃錄道場三日三夜手不復痛平復  
如常有十餘人或朱或紫或官或庶去壇百餘步於東  
北隅髣髴而現使人致謝於甫甫往見之欣然款晤曰  
君昔以無辜殺我實抱沈冤上訴於天氣報其酷皇天  
降命得以相讎君忽值神仙示以至道依玄經聖典開  
黃錄道場奏表九天垂恩大有非止我等之身君之九

祖亦同得生天矣齊功重大聖力顯明所有冤對自此永解十華真人奉太上命下校善功但當修福勿復惡念也甫捨錢三千餘貫廣修宮觀補葺尊像施及貧病救厄濟危於鄧州修觀立碑具紀靈驗之事

竇德元為天符專追求奏章免驗

都水使者竇德元貞觀中奉詔於淮浙名山檢括真經於汴河上逢一使者脚痛徒步甚為艱難欲託船後謂從者曰某遠道行役脚疾忽甚官程有限又難駐留欲

寄船後聊歇三五十里不知可否從者白於德元德元亦以牕中窺見深有哀憫之心因令船後安泊日給茶飯直過淮口將息已效欲辭德元出船方問其行止曰某太山使者非世間人也奉天符往揚州追竇都水耳聞之急驚請天符一看如人間符牒不敢開之因問曰某都水使者竇德元也既是專追何須待到揚州耶使者曰某不識其人但據文字行耳所到之處下天符之後當處土地同共追收未到之間固不合妄洩於天機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卷之七  
卷一百二十一

六

也既君是都水與牒中事同數日存卹之恩理須奉報  
欲免此難可徑詣揚州王遠知仙伯拜章求請某即未  
下天符待上章了必有敕命爾此外不可禳之也德元  
至揚州主客參迎纔畢便詣王仙伯具述性命之急懇  
乞拜章仙伯曰某退迹自脩不營章表既有冥數之急  
敢不奉為也乃與自寫章拜之是夕使者復來白章已  
達矣太上有勅更延三十年位為左相其後年壽官秩  
皆如其言矣

馬敬宣為妻修黃錄道場驗

馬敬宣者懷州武陟人也開元六年春授司農寺丞移家入京妻亡有二男一女亦皆幼小後妻姓謝前室兒女多被抑挫衣食不足鞭楚異常敬宣皆不得知因夜作煎餅前室女方七歲飢甚竊而食之謝氏候敬宣不在以熱火筋刺其手掌不經旬日女乃致死數日謝亦無疾而卒心上微暖三日却活敬宣問其所見之事曰汝前妻訴我為火筋之事冥司罰我生受爛足之報今

乃雙足痛苦不可堪忍敬宣遂看之足已爛矣膿血橫流痛楚極甚敬宣初不知火筋刺女手之事及是聞之甚加痛恨謝之所病三年求死不得醫藥彌甚廣作功德亦無濟益敬宣於永穆觀燒香女冠杜子霞頗有高行因以此事問之子霞曰解冤釋結除宿報之災唯黃籙道場可以懺拔冤魂生天疾病自損過此不知也遂於景龍觀修黃籙齋七日七夜謝夢前妻及亡女曰以功德故捨汝大冤天符下臨不得久住今則受福於天



堂去矣足疾遂愈敬宣夫婦常修齋戒歸心妙門矣

秦萬受斗尺欺人罪修黃錄齋驗

秦萬者廬州巢縣人也家富開米麪綵帛之肆常用長尺大斗以買短尺小斗以賣雖良友勸之終不改悔元和四年五月身死冥司考責了罰為大蛇身長丈餘無目在山林中被諸小蟲日夜嚙食痛疼苦楚無休歇時託夢與其子具說此苦云汝明日於南山二十里林間看我與少水喫廣造功德其子夢覺語之一家悲歎坐

以待旦及明徑至城南林中果見大蛇無目被衆蟲嚙食鱗甲血流異常腥穢一家見之號泣以水於盆飲之飲水欣喜舉身蟠屈若有所告其子廣求救護歷問於人紫極宮道士霍太清曰可修黃籙道場三日懺悔必可濟拔其子即於宮中修齋三日三夜至第二日見一大蛇在道場中香案之下與林中蛇大小無異忽復不見是夜妻夢見萬著白衣坐紫雲中謂其妻曰深愧修此道場已蒙天符釋放前罪併盡今便生天上更可捨

三千貫錢大修道門功德以救貧病自此子孫不得輕  
秤小斗短尺狹度欺於平人受無眼衆毒之報此事顯  
然如影隨形爾非黃籙大齋懺拔上達天宮太上有勅  
天符放赦此罪萬劫不可卒除吾有金裝割爪刀子留  
以為驗夢覺果得此刀乃是棺中隨殮之物信知生天  
非謬齋畢却往林中不復見大蛇矣乃施刀子入紫極  
宮大修宮宇立碑標載其事

杜鵬舉父母修南斗延生醮驗

京兆杜鵬舉相國鴻漸之兄也其父年長無子歷禱神祇乃生鵬舉二三歲間終年多疾十歲猶羸劣怯懦父母常以為憂太白山道士過其家說陰陽休咎之事因以鵬舉甲子問之道士曰此子年壽不過十八歲父母大驚曰年長無子唯此一兒將以紹續祭祀如其不永杜氏之鬼神將有若教之餒乎相眎灑涕請其禳護之法道士曰我有司命延生之術但勤而行之三年之外不獨保此一兒更當有興門族居大位者父母拜而請

之因授以醺南斗延生之訣使五月五日依法祈醺然  
後每日所食別設一分若待賓客雖常饌亦可設之如  
是一年當有嘉應父母勤奉無闕致醺之夕有物如流  
星墜席中一年之外忽有青衣吏二人過憩其門留連  
與語吏曰主人每日常饌亦設位致饗何所求也具以  
前事白之吏曰司命知君竭誠明年復當有一子此之  
二子皆保眉壽其名有一邊著鳥向下懸鉞者當居重  
任必為相國所食自此無煩致享明年果有此子兄弟

俱克盛無疾自是兄名鵬舉終安州都督弟名鴻漸為  
國相西川節度使並壽逾九十終身無疾

雲笈七籤卷一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雲笈七籤卷一百二十二 宋 張君房 撰

道教靈驗記

衢州東華觀監齋隱欺常住驗

衢州東華觀物產殷贍財用豐美主持綱領多恣隱欺有監齋一人其過尤重不知禍福不信神明或聞罪福報應謂之虛誕常曰道士用常住物如子孫用父母物耳何罪之有以此故教誨所不及矣辯於飾非給於應

對人有文過者率引之以為語端如俗中之說徐六侯  
白耳既死數年一旦道侶三五人縱步園林遊春肆目  
坐石藉草之際觀中牛十餘頭飲齧於坐側一人偶曰  
某監齋常能排斥罪善不信報對量其積過莫在羣牛  
中否衆方言笑一牛直詣衆前驅之不去試以某監齋  
呼之跪而雨淚每呼名必隨應焉道侶愍之為拜章修  
齋謝過遷拔二日夜寓夢致謝言宿過已赦徑得往生  
矣三夕而牛斃



婺州開元觀蒙刺史復常住驗

婺州開元却倚小坡形勢高爽元置之地四面通街其  
後居人所侵基地漸狹大殿之後便逼居人私舍亦有  
州司勢要占地造宅道士明知其事未嘗敢言主觀道  
士夢天上官吏三五十人自空而下集於殿前即喚此  
道士問觀地疆界答云某後生晚長自主觀來祇據見  
在而已據老人所言此觀元置為御容四面通街以防  
水火今去街極遠盡隔人家官人點頭曰實然又見一

人云是地司所說亦同有朱衣吏一人進曰此事不煩躬親指說但處分刺史溫璋即時忽見令人往傳處分言訖昇空而去明日刺史忽入觀行遊登尊殿上顧望問道流此觀形勢布置不合隘窄如此何得側近便有戶人居住道流逡巡未敢祇對溫郎中曰固應難說即令懸榜發遣居人四面以官街為界併還常住所侵占地者據侵住年月限一月日內陪納租地錢隨間數徵地租約數百千充版築垣牆修飾屋宇六十餘日觀復

舊制溫夜夢青童降曰汝有改理常住之功賜節鎮三任若瀆貨殺人得其一矣亦如其言

杭州餘杭上清觀道流隱欺常住驗

杭州餘杭上清觀田畝沃壤常住豐實主持道流每減尅隱欺以私於己雖教門鈐轄官中舉明必廣費金帛以請託於局吏賄貨既行多覆蔽其罪掩蔽其惡由是州吏縣曹相知罔冒積弊久矣殿宇摧殘香燈寢絕遊客經過略無投足之所有識者為之寒心嫉惡者為之

扼腕固有日矣會昌中人家併產兒女五六輩皆形骸不具瘡聲瞽瞍數歲有白尊師自金華山至駐留旬日住持道流因話其事尊師促令名之既至愍然曰汝何得作此重業犯負大道致茲考責邪謂觀中諸道流曰此奴婢輩皆是此觀前輩道流隱欺常住恣為罪業不惟祇受此報方欲更履諸苦未有解免之期即次第呼其昔日姓名一一問之數輩亦以曉悟先身之罪啼號嗚咽悶絕於地尊師令其家各備香油為之焚香懺謝

求乞赦宥常住亦為辦齋食供養如是三日尊師冥心  
靜定經宿方起曰太上有明科常住法物供養三寶傳  
於無窮之世固不可輒有隱盜侵欺之者罪及七世生  
受荼毒死履諸苦或為賤人畜類以償昔債雖三元八  
節天地肆赦此罪不在可赦之例吾以愍物之故適為  
冒禁上千天府此輩已得止此一報即生身得於善處  
矣三旬之後相次有應此後主持者當明為鑒戒勿履  
此轍也月餘瘖瞽聾者相繼而死惟瞽者足稍能履十

餘年後平復如常白尊師言此奴罪名稍輕即當赦免此奴免之日諸輩皆釋其幽牢也果如其言以此奴平復能行為冥中赦宥之期爾

李賞斫龍州牛心山古觀松柏驗

龍州牛心山古觀即大唐遠祖隴西李龍遷梁武陵王蕭紀理益州使遷築城於此所居既沒葬於山側鄉里立祠號李古人廟武德中改為觀其後武氏篡國潛欲革命勅鑿斷山脈其岡斷處水色變赤其腥如血天寶

末明皇幸蜀駕入劔門有老人蘇坦迎駕奏曰龍州牛  
心山國之祖墓因李古人名遂為州名故老相傳皆有  
靈應陛下今日蒙塵之禍乃則天掘鑿所致請御衣一  
襲藏於山脈斷處修築復舊山必有聲如此則克復兩  
京回鑾有日矣明皇異其言即命內使齎御衣國信祭  
山修築刺史蘇邈准詔以近山四鄉百姓放明年租稅  
併功修填還使如舊山果有聲如牛响焉明年誅祿山  
復宮闕至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詔曰江油舊壤境帶

靈山自狩巴梁屢昭感應眷茲郡邑合有增崇可昇龍  
州為都督府賜號應靈郡長慶四年中使張士謙王元  
宥刺史尉遲銳修之寶曆元年三月內使閻文清又齋  
詔祈醮僖宗朝宗子李特立復以前事上奏請修觀及  
廟置金錄道場乃授特立龍州錄事參軍與內使高品  
王彥忠就山修飾委東川節度使楊師立選高法道士  
袁道常等開黃錄道場醮山祈福山亦有牛哢之聲明  
年誅黃巢復京邑靈應復如初中和三年詔昇江油為



望縣其後東川修造將李賞嘗過山觀見貞松古柏皆可材用因修立廨署苟圖其功不奉使司指揮徑往望林採伐山臨江許便於運載所斫材木揜運未半日夜常有神人詬責之賞歷歷聞所詬之聲莫知禳謝之路既而以贓賄發露為衆所怒今相國瑯琊公斬之於都市

蜀州新津縣平蓋化被盜毀伐驗

蜀州新津縣平蓋化即第十六化也神仙崔孝通得道

欽定四庫全書

雲笈七籤  
卷一百二十二

之所真像存焉化有玉人長一丈見則天下太平殿左有玉女泉水深三四尺飲之愈疾化之上當山之半有榑木樹徑六七尺居人常聞其下有考楚號呌之聲莫知所以大順元年丁未山下居人何六者性本凶悍不懼罪福因值干戈化中無道流棲止乃毀拆屋宇採伐林木為樵薪以貨之固有日矣一旦詣山前僧舍中求水漿以救其渴乏僧素與相識聞其聲哀切出門眎之見其仰面反手如被拘縛喉口喘急流涕於口問其所

疾曰我為毀平盖化屋宇斫伐樹木今有黃衣使者追捉繫縛將往搏木樹下地獄中考問去渴乏既甚乞少水相救耳以水與之良久徑去死於搏木之下鄉里所共知焉又有人取水泉側古跡雕塑二玉女以為奇玩傳於人間既無玉女之像泉畔小舍亦被人毀折近化居人見擒取盜王女人生魂入化中其人遂風癩焉

嘉州開元觀門扉為馬棧驗

嘉州開元觀在層岡之上下眺城邑俯眎江山二水紫

迴衆峯環抱頗為郡中之勝舊有高閣臨崖崇棲切漢  
制度宏巧遠近稱之久曠葺修樓已摧壞官收其材用  
之餘者為馬廐焉有古制門扉堅不朽蠹亦置於木棧  
之旁既而夜夜有光炯然可鑒以其為怪棄而不用及  
遷於紫極宮玄元殿內有小赤蛇蟠綴門櫺之上累日  
不去雖衆人聚觀以物驅斥宛然猶在浹旬之外不知  
所之爾

成都景雲觀三將軍堂柱礎驗

成都景雲觀舊在新北市內節度使崔公安潛置新市遷於大西門之北觀有三將軍堂此頗靈應既毀撤之後唯柱礎一枚穿掘不得置手足於其上熱愈於火後巡應心側近居人有犯觸者立有報應至今猶存

成都卜肆支機石驗

成都卜肆支機石即海客攜來自天河所得織女令問嚴君平者也君平卜肆即今成都小西門之北福感寺南嚴真觀是也有嚴君通仙井圖經謂之嚴仙井及支

機石存焉太尉燉煌公好奇尚異多得古物命工人鑄取支機一片欲為器用以表奇異工人鑄刻之際忽若風簷墜於石側如此者三公知其靈物不復敢取至今所刻之迹在焉復令人穿掘其下則風雷震驚咫尺昏瞶遂不敢犯

成都玉局化洞門石室驗

成都玉局化洞門石室昔老君降現之時玉座局脚從地而湧老君昇座傳道既去之後座隱地中陷而成穴

遂為深洞與青城第五洞天相連天師以為玉局上應  
鬼宿不宜開穴通氣將不利分野乃刻石以閉之因為  
石室高六七尺廣一步中鏤玄元之像焉節度使長史  
章仇兼瓊開元中徧修觀宇崇顯靈迹欲開洞門使人  
究其深淺發石室之際晴景雷震大風拔木因不敢犯  
漢州金堂縣三元觀轍迹驗

漢州金堂縣大廳前有雙轍迹與三元觀殿前相連入  
昌利江際而絕無窪陷之狀與平地一般但隱隱然土

色稍異晝眎之其跡似黑夜眎之其色似白月中看之亦帶黑色屈曲行勢遠近相合雨霽即先燥雪即先消此最為異綿歷歲年雖鋤劓踐蹂其迹自在頃因離亂主兵者斬人於其廳前微汙其迹所汙之處微不相續爾青城山天倉峰側地中亦有此迹陷深四五寸闊一尺雖年歲更移其迹依舊縉雲仙都山溫州仙巖山皆有轍迹或輾石上或在平地與此轍迹靈應無異矣

玉局化九海神龍驗



玉局化九海神龍會稽山處士孫立畫也乾符庚子年  
九月庚辰辰時下筆已時已畢蟠拏蹴縮者七十三尺  
壁廣一丈八尺許噴雲鼓波頗為奇狀燕國公劉景宣  
因夢神龍降於玉局遂畫其像潁川王陳公敬瑄濬井  
於其前遠近居人時有禱祈者率言有應一旦川境亢  
旱有一健步者恃酒臥於龍前井欄之上慢罵曰天旱  
如此用汝何為以大石擊畫龍之脚其痕尚在既還家  
足疾忽甚痛不可忍使人焚香告謝竟不能解於是數

日而殂

清城絕頂上清宮天池驗六時水  
驗附

清城絕頂上清宮有天池焉距宮之下東南十步深三尺廣亦如之水常深尺許滯雨不加積旱不減每春遊山致齋者多則一二百人少或三五十人飲用其水亦無涸竭經夏霖霖無人汲水水亦不溢或人所汙穢立致竭焉頃因遊禮有府中健步一人隨余登山令以梳汲水誤投足於其間頃刻即涸數月經雨竟亦無水余

宿於上清宮焚香祈謝一夕復舊矣昔黃帝命甯君為  
五嶽丈人嶽神一月再朝虛中灑水以代刻漏陽時則  
颯然而下陰時即無晝夜凡六時灑水故號六時水焉  
其所出處在天倉巨巖之前宗玄觀之南三師壇側其  
下有明皇御容碑水所落處側石為六角池闊三四尺  
以貯之焉上無泉源亦無流注應時懸降勢若暴雨人  
或炷香執鑪祝而引之自東自西隨香而灑可移數步  
之內乾符己亥年觀未興修水常如舊忽有飛赴寺僧

竊據明皇真碑舍中擬侵占靈境創為佛院其水遂絕  
半歲餘僧為飛石所驚蛇虺所擾奔出山外縣令崔正  
規秋醮入山聞鄉閭所說芟薙其下焚香以請水乃復  
降至今不絕

葛瓚化丁東水驗

葛瓚化周回巖巒左右嵌穴地靈境秀迴絕諸山故有  
二十四峯八十一洞馬觀下有彌水深在谷底汲之非  
便此宮之西過崖磴十五步戶石之下有丁東水出於

崖腹滴入窪石竅中積雨不加久旱不竭人或汙之立致枯涸中和年刺史安金山准詔投龍郡縣參從者三百餘人忽有汚觸其水者頃刻乃竭安公與道流頗為憂懼夜至泉所拜手焚香叩祈良久涓涓而滴雖從騎之衆食之充足每年三月三日蠶市之辰衆逾萬人宿止山內飲食之外水常有餘

金堂縣昌利化玄元觀九井驗

金堂縣昌利化玄元觀南院玄元殿前有九井焉平陸

之上纔深一二尺或方或圓大者五六尺小者三二尺相去各數步泉脈相通而水色皆異其味甘香蓋醴泉之屬也無水旱增減之變常涵岸不溢蜀王討東川之年岐隴之師赴援乘銳深入來屆金堂江側江水泛漲雷雨異常遂不克濟師驚而遁時以盛暑探騎十餘人入昌利化見井而喜繫馬解衣將赴泉以浴忽大井中有馬絆蛇騰湧而出首如白虎大若車軸噓氣噴毒勢欲噬人騎卒見之奔迸而去又每歲三月三日蠶市之

辰遠近之人祈乞嗣息必於井中探得石者為男瓦礫  
為女古今之所效驗焉

仙都山陰君洞驗

道場  
驗附

仙都山陰君將欲昇天謂門人劉玄遠曰此山孤峙勢  
若龍蟠其首東向必當吐雲送我言訖有五色雲從地  
湧出乘雲昇天出雲之處呀成洞穴水旱祈禱立有感  
通大歷九年七月十五日邑人宇文萬年女人阿忤等  
一十五人以元節之辰奉香花於洞門禮拜忽見洞中

波濤湧溢出一金手一玉手其大如扇良久乃隱水波亦不復見長慶元年江陵人傳緬聞洞中雷吼之聲咸通初道士王芳芝間洞中聲如羣鳥飛異香紛郁徧於山頂鄉人常占於歲鶴翔必致於年豐鹿鳴必致於歲歉不棲凡鳥每有二鳥廣明辛丑歲刺史陳旼修置道場有祥雲天樂之應甘露泣於叢林寵詔褒美中和甲辰年賜紫大德曹用言准詔齋醮有卿雲瑞雪之祥時既畢黃籙道場未撤門簾有神人見曰靈山齋醮必命



神祇主張某即近廟之神差衛壇靖齋功既畢門纂未  
移某不敢輒還本廟道衆聞其言睹其異遂折門纂其  
神見形愧謝而去茲山靈應今古昭彰傳於衆多非可  
備述

嘉州東觀尹真人石函驗

嘉州東十餘里有東觀在羣山中石壁四擁殿有石函  
長三尺其上鑿鳥獸花卉文理纖妙鄰於鬼工緘鎖極  
固泯然無毫縷之隙相傳云是尹喜真人石函也真人

昇天之時以石函付門弟子約之曰此函中有符錄慎不可開犯之必有大禍郡人遠近咸所敬之大厯中清河崔公為太守惟剛果自恃聞有真人石函笑謂官屬曰辛垣平之詐見矣即詣觀眎函使破其鎖道士白曰真人有遺教啟吾函者必有大禍幸君侯無犯仙官之約崔怒曰尹喜死且千年安得獨有函在促命破鎖而堅不可動即以巨索繫函鼻以數牛拽之鞭驅半日石函乃開但有符錄數十軸黃素為幅丹書其文炳然如

新矣崔觀畢謂道士曰吾向者謂函中有奇寶故開而  
閱之今但符錄而已於是令緘鎖如舊崔既歸郡是夜  
暴卒三日而蘇官吏將佐咸謁且賀崔謂其衆曰吾甚  
大愚未嘗知神仙之事無何開開尹真人石函果有紫  
衣冥吏直至寢門曰我冥吏也奉命召君君不可拒拒  
則禍益大矣始聞甚懼不覺隨吏俱去出郡城五十餘  
里至一官署其冥官即故相呂公諲也謂吾曰子奈何  
開尹真人石函乎今奉上帝命削君之祿壽果如何哉

即名吏案吾名籍吏曰崔公有官五任有壽十五年今奉上帝命削五任官削十三年壽獨有二年在矣於是聽崔還生崔與呂公友善泣告呂公曰某之罪固不可逃上帝之責固非三赦所及矣過自己招甘心受責知復何言然故人何以為救乎公曰折壽削官不可逃矣吾為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祿廩用副吾友之託耳崔拜謝即為吏所導還郡廨中見其身卧于榻妻子環而哭之使者命崔俯眎其尸魂神翕然相附而蘇焉問其家

已三日矣本郡以白廉使崔即治裝盡室之成都具以  
事白節制崔寧署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萬果二年而  
卒矣

九嶷山女仙魯妙典石盆鐵臼驗

九嶷山魯妙典仙女得道之所妙典居山修道自山門  
漸遷就高深岑寂之地每居作一麓牀蹤跡皆在妙典  
初居山北無為觀中去何侯宅舜壇三二里後居第一  
麓牀已在山上去舜壇五里其居所有古鏡一面閣三

尺次作第二麓牀又直北上山三十里中有石盆可廣三尺長四尺自有神水雨不加溢旱不減耗飲之不竭又有鐵臼重二百五十斤延唐縣令王翱令人強取藥臼行未及縣王翱舉家二十餘口兩三日中相次俱死藥臼今在潭州麓山寺中寺中有犯者輒病極有靈驗

真宗皇帝御製天童護命妙經序

夫妙本難窮至真善應可道而非常道無為而靡不為是以瓊簡瑤函爰敷寶訓雲章鳳篆咸演祕文標示明

科形容造化所以宣揚博利欣助洪鈞為善教之筌蹄  
道含靈之耳目朕獲膺元命茂育羣黎冀廣真詮潛資  
庶品以天童護命經者太清密語金闕真符素有前徵  
播於別錄其或洗心誠誦結念奉持固可却厲蠲邪臻  
和致壽類義圖之立象幽贊神明同夏鼎之除祲不逢  
魑魅愈凶災於六極集戩穀於百祥因模寫以頒行乃  
標題而叙列所期寰海共樂生成云爾

太上天童經靈驗錄

益州西門內石笋街百姓李萬壽者年五十餘景福元年壬子歲三月中值亂城門盡閉家道罄竭親屬二十餘口悉皆淪沒萬壽一身窮悴其月城開之後遂往漢州投託親知行至新都縣覺日色猶早乃更前去殆至昏黑無處止息遙見西山之下隔橋似有人居茅齋四向園林森聳萬壽至門扣扉良久一女子出年纔及笄忽見萬壽甚驚問曰君是何人因何至此萬壽曰欲往漢州至此抵夜願寄一宿希不艱阻女子曰君宜速去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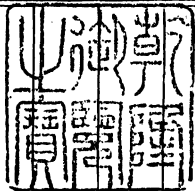


不可住萬壽再三懇告乃曰緣妾夫壻非人也萬壽堅問其故乃曰妾夫即行病鬼王也啖食生人莫知其數妾即新都縣藍淀行內王萬回家女也偶然被攝至此無由歸得萬壽曰某逢見山路險惡去亦死住亦死願得一處藏匿幸勿阻難當為娘子通報本家令知在此女子良久欣諾遂引萬壽入大甕中以物蒙之萬壽既喜又懼不敢喘息但至心密誦太上天童護命經四更以來忽聞大風拔樹走石飛沙俄見鞍馬鏗旬旗隊震

耀入於堂內須臾而風止俄又聞鼾睡之聲雷吼達於屋外夜未曉女子潛至甕間語萬壽曰我王與羣鬼睡矣然王問妾云適來忽見宅四面金剛力士遍滿空中紫雲之內白鶴仙童羅列前後吾遂急歸復遇一老翁四目部領兵使三十餘萬逐吾至大鐵圍山吾奔迸竄避直候兵散崎嶇至此今大困乏豈是有術人至此否妾但答云此無人也君必有秘術耶為妾言之萬壽曰某無所能適但至心密誦天童護命經耳女子曰君試

誦之我願聞也萬壽遂密密歷誦經一遍女子稽首跪  
聽移時讚歎乃曰豈非此經靈驗否言訖復入室內忽  
寂然無物但有空房四向尋覓絕無影響但聞香風颯  
颯覺在土穴中仰見天色皎然遂奔至甕所驚告萬壽  
同尋香氣而出天氣漸曉方知身在大古墓中相顧悚  
懼萬壽遂引女子至新都縣尋其本家父母聚族悲喜  
問其事由遠近人民傳說驚歎以錢十萬莊一區贈萬  
壽即於嚴真觀入道其女子之父王萬回即於萬壽處

傳受天童經於玉皇觀中入道



雲笈七籤卷一百二十二